

愛

●

蓮

●

說

什麼樣的愛，讓你有勇氣面對生命的最終；
什麼樣的愛，讓你以笑容掩蓋身上的苦痛，
你的身上插滿了管子，但你的心上卻沒有。

在如淤泥的人生裡，清蓮綻放其中，
呼吸著生命的甜美，吐露著感恩的喜悅。

你說，生命不在長度而在厚度，
你說，相約再回人間再來慈濟，
身影、話語，點滴盡在心蓮裡。

——他們在心蓮病房最後的話語





片故事一

心蓮故事一 阿淵伯發願捐大體

阿淵伯來到心蓮病房之後，有一段時間他都在敘說自己對過去的懺悔。他懺悔自己以前對太太很不好，而太太卻沒有拋棄他，一直在身邊照顧著他。

他在太太住院截肢那幾天曾經住過養老院，這個經驗給他很大的震撼，太太接他回醫院之後，他便發願如果將來有一天身體比較好，他要設法去照顧社會上一些貧苦、需要被照顧的老人。他說：「如果我照顧兩個老人，但是我手上只有一碗飯，我就把一碗飯煮成一鍋稀飯，三個人一起吃。」

阿淵伯來到慈濟醫院之後，每天最期待的就是看大愛台上人的開示。他說：「以前都不知道，師父的開示是這麼好聽。」他也想要瞭解慈濟，想要大體捐贈。志工就帶他到精舍，進一步把慈濟的理念介紹給他。

在最後的一段日子裡頭，阿淵伯一直沒有放棄他的願望。



心蓮故事二 求生求死後的體悟

寶翎師姐學佛十四年，在這幾年對慈濟有比較多的接觸之後，發現慈濟人用社會實踐的方式在修行，深深地吸引了她。但在參加第一次的培訓課程之後，她就不斷地咳出血來，隨即被診斷為肺癌末期。

之後的幾個月，她不斷「求生」，但所有的方式都拯救不了她。後來她一心「求死」，雖然症狀越來越嚴重，但想走卻也走不了。直到癌細胞轉移到腰椎，她再也站不起來了，醫生宣判剩下一個月的生命，她才頓悟到：醫院只能夠醫你的「身」命，卻不能夠醫治你的「慧」命。

她選擇回歸心靈的故鄉，回來領受慈濟的人文，並且她開始自問：「到底我要去哪裡？」「當我的生命到了終點的時候，哪裡是我的起點？」身體衰敗，加速催化了寶翎師姐的思考。寶翎師姐邀請所有親朋好友來參加她最後一次生日會，透過麥克風分享她求生求死後的體悟。

她說道，當聽到上人的一句話：「要做慈濟菩薩，要快去快回。」寶翎頓時明白了她的方向。她說：「我死了之後就是要做一個慈濟的小菩薩再來，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……每當想到這個我就很開心。」



心蓮故事三 發揮天父的愛

金浩在十歲左右失去了父母，他十一歲就出社會工作，十三歲到航行遠洋的船上當童工，航行的足跡遍布太平洋、大西洋和印度洋。到了十九歲回到台灣，不久之後因故下半身癱瘓，需要坐輪椅。二十四歲左右因感染而需截肢，從此失去雙腿。

從二十四到三十四歲這十年裡，他曾經自暴自棄，頹廢墮落過，他也曾經努力學會一技之長，這些年他嘗試過各種工作。截肢以後，他仍有許多層出不窮的身體狀況，必須要經常住院。到三十四歲的時候，他換得的是淋巴癌，醫生告訴他生命已經進入末期。

來到心蓮病房之後，金浩重新整理他對生命的看法，思索生命最後這一段路要怎麼走。他接受天主教的受洗，成為教徒。他走出自己的病房，去關懷其他的病友。他敞開自己的心，接受別人對他的關懷。有一天，金浩說：「這個世界的『情』比『苦』還要多！」

神父知道金浩把關懷病友當成天主交付給他的任務，神父說：「一個病重垂危的人，還能到樓上病房裡去鼓勵別人，給別人打氣，這種精神就已經發揮了天父的愛。」

金浩在菩薩面前許下心願，他發願來世要當一位救苦的醫生，協助臨終的人平安走過生命最後的日子。

誕生的地方

文 / 石世明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家醫科臨床心理師

三樓的配置

很多人都會說慈濟醫院三樓的配置相當有趣，前棟三樓是產房、嬰兒室，接著是小兒科病房、兒童復健中心，走到後棟三樓病房配置變成輕安居（老人日間照護中心），然後是心蓮病房。

好像從前棟走到後棟，可以看盡人間的生老病死。從前棟產房和嬰兒室看到的是生命誕生的喜悅。人老了之後沒有辦法自己照顧，所以需要日間的照護。而到了癌症末期，生命走到最後的盡頭，就來到心蓮病房，準備臨終。其實這樣的想法並不完全正確。

花蓮慈院心蓮病房已經進入了第八年的光陰，慢慢的我們發現：這裡不只是讓一個人平靜走完生命最後的地方，同時更是一個人在「精神上」重新誕生的地方。

靈性的小Baby

在產房裡頭，「哇」一聲，新的生命誕生了。醫生將臍帶剪斷，新的生命離開了胎盤。大家圍著產婦，看著身上、頭髮還沾著羊水的小baby，每個人心中充滿了生命的喜悅。有的人看著孩子的五官，看他長得像誰，有的人看著

他的身體，看看是不是很健康。雖然，在媽媽的肚子裡時，臍帶和胎盤是供給小baby養分最重要的器官，但是在baby誕生之後，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baby身上，沒有人會因為胎盤被丟掉而覺得傷心或可惜。

同樣地，人的一生短則二、三十年，長則七、八十年，從歷史的長河來看，只不過是一段很短暫的時間。人在這段短暫的時光中，所要求的是什麼呢？人所能夠帶走的又是什麼呢？在我的臨床陪伴經驗中，很多的病人透過他們朝向臨終的身體告訴我們，人最後能夠帶走的是他一輩子以來所獲得的智慧，在慈濟裡頭我們稱它叫做「慧命」，在安寧療護裡頭，我們稱它是「靈性的小baby」。

修行人認為來這一生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修行，身體是讓我們有機會修行的工具。但是世界上多數的人，是凡夫，是常人，而不是修行人。當身體不得已得到癌症之後，許多臨終的病人才明白修行人所依持的道理，原來在有限的生命中，人真正要追求的是生命的智慧，這才能夠讓他渡過生死這個關卡。

醫療人員是接生婆

那麼，在臨終病房裡頭，病人身體的疼痛、潰敗，不斷流出分泌物，心裡面對世間依戀不捨，卻又不得不接受……透過有形身體的受苦過程，這看得見的身體，在生命最後的作用，即是要成長人的慧命。換句話說，就是要醞養出靈性的小baby。有病人曾說，這些身體的疼痛，不就像媽媽要生下小孩子之前的陣痛嗎？陣痛的過程就是爲了要讓這個靈性的小baby誕生呀！

在前面的三個故事，讓我們一點一滴地看到靈性小baby誕生的過程。所有肉體的苦痛，都成了精神成長的「食糧」。阿淵伯因爲身體的臨終，太太沒有跑走，開始不斷懺悔，更因被送入養老院住了幾天，才發願以後有能力要照顧老人。寶翎師姐因爲癌細胞轉移腰椎，被宣判還有一個月的生命，才真正嚴肅地思考「到底我以後要去哪裡？」金浩同樣因著生命的苦和身體的痛，在進入生命末期時，更加速了他慧命的成長，他給了來生一個方向，就是做一個聞聲救苦的醫生。

所以在臨終照顧中，醫療人員真正照顧的是什麼呢？再好的護理技術，都沒有辦法讓癌症傷口癒合。因此，護士一天接著一天，一班接著一班，努力地照

顧癌症傷口，但癌症傷口還是會越來越大。這並不是醫療人員沒有盡責。這就好像是我們沒有辦法讓枯掉的葉子不掉落，也不可能讓桌上的蘋果永遠不變爛一樣。生命本就如此。

在臨終照顧中，醫療竭盡所能提供的不僅是醫療的照顧，整個團隊（包括許許多多的志工）所提供的更是一個充滿「愛」的陪伴和照顧。透過這樣的照顧，我們扮演的是一個接生婆的角色，我們所接生的就是「靈性的小baby」。

看見看不見的

當病人靈性的小baby慢慢誕生出來的時候，我們卻看到許多的人，對著病人的身體在哭嚎。身體敗壞的任務，就好像是胎盤提供給靈性小baby養分一樣。當這個靈性的小baby成熟了，誕生出來的時候，我們卻對著臍帶和胎盤哭嚎一樣，完全沒有發現這個新生兒的存在。

可是在產房時，我們並不會對著胎盤哭泣啊！我想這個差異就在：靈性的小baby是看不見的，也是不容易看見的。所以多數人哀悼看得見的身體，卻渾然不知它今世的任務已經完成，病人已經得到了他的慧命，靈性的小baby正在朝往另一個世界的路上，呵呵地笑著。

看見看不見的，我相信是臨終照顧者要好好學習的一門功課。

